

# 施玉郎夫妻團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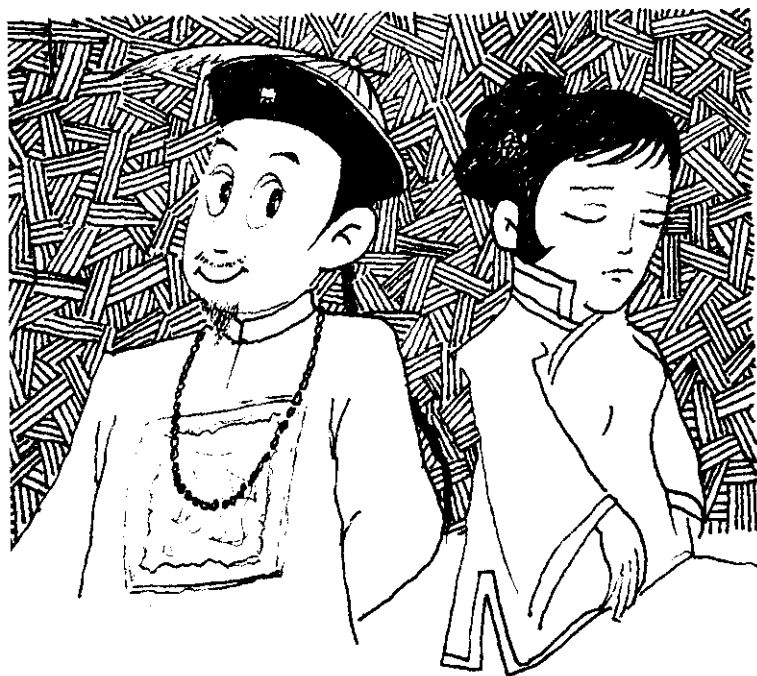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/ 呂坤和  
文 / 孫以蒼

前清時代，鹿港有家馳名遠近的糕餅店——德順興。他家出品各式各樣點心，美味可口，人人愛吃，生意十分興隆。老闆施添財為人幹練而和氣，他有兩個兒子，長子施文中忠厚老成。次子施文立卻頑劣無賴。

不久，施添財夫婦相繼去世，糕餅店便由老大文中接手經營。但多不務正業的弟弟吵着要分家。文中無奈，只得同意。文立把分得的財產敗光賭盡，無顏在家乡廝混，遂流浪到外地去了。

嘉慶九年，鹿港發生了大瘟疫，施文中夫婦均不幸罹難。僅留一名十二歲孤兒玉郎。料理喪事時，旅外多年的施文立突然回來了，他以玉郎胞叔的身份出面主持一切。待文中夫婦成歿入土，施文立以玉郎年事幼小，無力經營店務為詞，把德順興糕餅店及施家全部財產，統統處理掉。雖然左鄰右舍都認為不妥，但疏不間親，卻難以阻止。於是施文立帶着大批現銀，攜同侄兒玉郎遠走臺北。

抵達臺北，文立對玉郎說：「孩子，你先在旅舍住兩天，

等叔叔回家安頓好，替你請位飽學的先生，教你繼續讀書，待一切妥當了，再接你回家同住。」玉郎點頭答應。誰知喪盡天良的父立，拐走侄子的全部家財後，竟一去不回。可憐的玉郎，因此流落異鄉，淪為乞丐。

有天玉郎到猛舂碼頭討飯，突然有人喊住他道：「你不是施家的玉郎嗎？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？」

玉郎抬頭一看，原來是父親生前的好朋友，鹿港船主紀泉。當即上前行禮，並將自身遭遇哭訴一番。紀泉聽罷，同情又氣憤道：「可憐的孩子，你叔叔真不是人，我若碰到他，一定把他揪到衙門去法辦！你如沒地方好去，就跟我上船幫幫忙，總比你做乞丐好。」

玉郎終於留在船上。在船上晃一晃六年，玉郎已長成大成人，他為人勤勉知禮，刻苦耐勞，大家對他印像都很好。莊紀泉的女兒素月姑娘也很喜歡這個年輕人品。於是紀泉就招他為婿。婚後，夫妻恩愛和睦。

詎料天有不測風雲。婚後第

二年多，玉郎竟得了癆病，身體日漸瘦弱，做什麼事都力不從心。紀泉的太太莊阿珠向丈夫抱怨道：「一開始我就說，施家這孩子是孤窮命，尅父尅母，破財夭壽。你偏要把女兒嫁給他，如今他病成這樣，豈不就誤了女兒的終身。不如早點把他處置了，好讓女兒嫁個有出息的郎君。」

「怎麼，你想把他害了？殺人要償命的！ 」紀泉大吃一驚地說。

「你別窮緊張好不好，誰叫你殺人啦，只須如此如此……」

莊阿珠附耳對丈夫說。

「這樣做不太妥當吧？」紀泉猶豫。

「非這樣做不可，不然我跟你沒完。」莊阿珠威脅的說。

有天船從福州往回開，途經一座無人荒島，紀泉將船泊在岸邊，對玉郎道：「你到岸上去揀點木柴回來燒。」

強撐着病軀，拿起扁擔、繩索和斧頭，玉郎跳上岸。二、三里路外有片樹林，他步履艱

辛的走去。好不容易揀了兩捆枯柴，挑起來往回走，到海邊一望，糟了，船不知何時已開走了。

想起自身不幸的遭遇，玉郎不禁放聲大哭。在荒島上住數月，好在林子裏有幾株芒果和龍眼，退潮時海灘上也有小蟹和海蝦，可以揀來充飢，不致餓死。每天他都站在山坡上眺望，企盼有過路船能帶他回家。

奇蹟出現了，一天下午，玉郎發現有艘小艇，飛快的駛向荒島。正待跑過去求救，忽然覺得情況有異。原來那艘船靠岸後，跳下十幾個握槳橫刀的漢子，接着又抬下幾口沉重的木箱。憑着近十年的航海經驗，他知道來人是殺人不眨眼的海盜，嚇得他連忙躲入樹叢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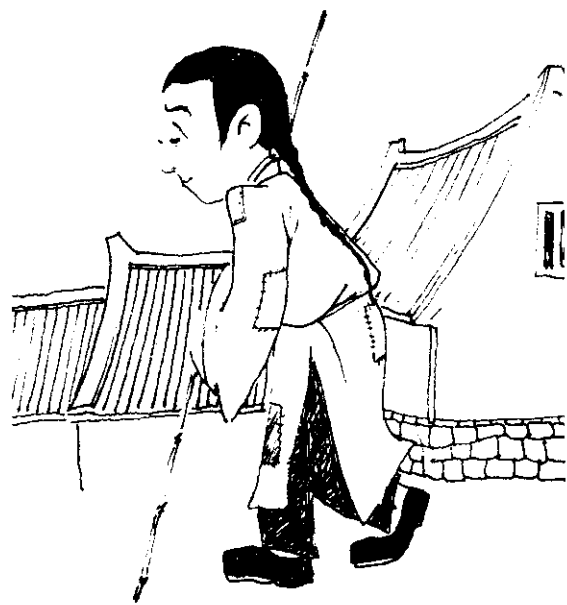
驀地，海上響起嘹亮的號角和震人心弦的戰鼓聲，緊跟着四、五艘官船，乘風破浪而來。隨後官兵和海盜在海灘展開血戰，結果海盜悉數就擒，官兵帶着戰利品，打起得勝鼓凱旋而歸。傍晚，玉郎又到海灘去檢魚蝦，但見灘上屍體狼籍，血跡斑斑，好不淒涼恐怖！

「小兄弟，幫個忙好不好？」聞言大吃一驚！玉郎循聲望去，見到一名背中利箭，滿身血跡的海盜扒在地面，痛苦的向自己招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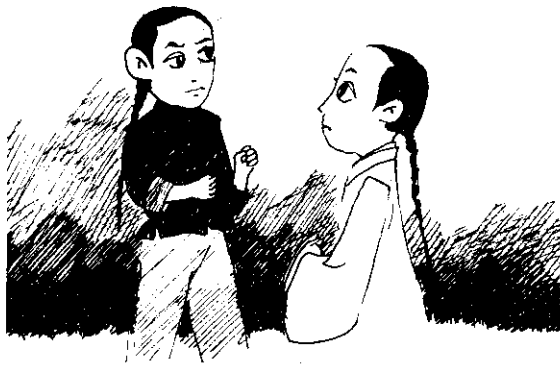
玉郎走到他跟前。那人道：「小兄弟，幫忙把我背上的箭拔下來，我口袋有刀槍藥，拔掉後再把藥敷上。」

玉郎依言作了。那漢子翻身坐起問道：「兄弟，這島上有人住？」

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玉郎搖搖頭將本身的遭遇說了遍。那漢子道：「小兄弟，別怕，莫傷心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。啊，我叫朱標，你以後就叫我朱大哥好了。」



可憐的玉郎流落異鄉，淪為乞丐。



朱標：「兄弟，讓我們攜手共同創造美好的前程！」

。等我傷一好，就帶你離開這裏。」

二人一傷一病，在荒島上彼此照顧，相依為命。朱標武功高強兼通醫道，每天教玉郎練氣吐納，又採些草藥給他吃，半年後，玉郎的病竟意外的痊癒了。

朱標所乘的那艘小艇，被官兵破壞了丟棄在海邊，二人同心協力加以整修，總算修竣了。朱標問玉郎今後作何打算？

玉郎坦白的說，自己已無處可投，不過不想當海盜。朱標哈哈大笑道：「兄弟，我也也不想帶你去當土匪。天無絕人之路，你和我都是死過一次的人，讓我們攜手共同創造美好的前程！」

將船駛回大陸，恰值湖北教匪作亂，朝廷募兵進剿，朱標便帶着玉郎去投軍。待教匪收平，朱標已積功升至「參將」，玉郎補了名「把總」。其時，臺灣海峽，海盜出沒影響商旅，朝廷以朱標熟悉沿海情勢，乃將他調到臺灣水師營昇任淡水副將。臨上任朱標對玉郎說：「兄弟，我先去上任，隨後我會把你也調到臺灣，讓你榮歸故里，風光風光。」

果然，經朱標大力推荐，三個月後，朝廷發表施玉郎為彰

化巡檢。玉郎趕到泉州，候船東渡。誰知東渡的船竟是莊紀泉的那艘，真是太巧了！此時的施玉郎身穿八品朝服，精神奕奕，容光煥發，已不復當年病鬼模樣，紀泉哪還認識他？玉郎船前船後巡視一番，見妻子素月憔悴的守在後艙，頭插白花，身穿孝服。

奇怪？紀泉夫婦好好的，她為誰守孝呢？再仔細的注意一下，見艙內供奉了座小小神龕，龕內牌位上寫的是「亡夫施玉郎之神位」，敢情她不但未改嫁，還替自己守節！看罷，不禁百感交集。當即吩咐隨從把船主叫來問話。紀泉已知道這位大人是新上任的地方官，那敢不巴結？連忙上前行禮。玉郎道：「船東，後艙那位小姑娘是你什麼人？」

「是小人的女兒。」紀泉恭敬的回答。

「你女婿呢？」

「五年前不幸得病死了。大人。」

「那好，本官前妻亡故，想娶你女兒作續弦，船東你意下如何？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不瞞大人說，小女立志為他丈夫守節，已有很多人來做媒，她就是不肯改嫁。不過，大人，讓我我和老婆再勸勸她，大人看得上她，是她之福氣，也許這回她會改變主意。」紀泉阿諛的說。

「不用勸，我嫁給他。」正在後艙沖茶的素月突然衝了出來嚷道：「施玉郎，別以為你做官了，我就不能認識你了，你就是燒成灰，我也認得出你是施玉郎。你這個沒心肝的負心漢，你知道這些年我過的什麼日子，我為你守孝，早晚點燭，常齋吃素，眼淚都哭乾了。今天你反來消遣我，我紀素月命好苦啊！」說着說着捶胸頓足號淘大哭。這一哭，

玉郎也忍不住掉下眼淚，尷尬而感傷的說道：「素月，別哭了，我不是回來了嗎？」於是二人相擁而泣。

良久，素月忽然問道：「玉郎，你準備如何對待我父親？」

「舊賬總得算一算，他當年要我死，哼！」玉郎咬牙切齒的說。

「那我只有跳海了。丈夫回來，就失去父親，不怪別誰的，只怪我紀素月命壞。」素月掙脫丈夫，便往海裏跳。

一把拉住她，玉郎着急的說：「別這樣，素月，好，看在你我夫妻情份上，過去的事我一概不究，行了吧。」

「你說的真是真話？」素月破啼為笑。

紀泉夫婦被當前的情景驚得惶然失措，聽見玉郎說不究既往，忙趨前賠罪。

「算了！岳父大人。希望小女婿以後萬一再生病，別再把我丟到荒島上就夠了。」玉郎不輕不重的說。



素月：「不用勸，我嫁給他。」

一帆風順，兩三天便抵達淡水碼頭。玉郎帶着妻子拜見副將朱標。朱副將見玉郎夫妻團圓，大為欣喜，當晚擺酒替他們接風洗塵。席間，朱標問玉郎道：「想不想見見令叔？」



朱標問玉郎：「想不想見令叔？」

「我叔叔在這？」玉郎吃驚的說。

「前幾天抓到名私通海盜的罪犯，查對姓名年籍，正巧是令叔。施文立。現在押在牢房裏等候審判。你要不要見他？」

「相見不如不見，大哥。」玉郎喟嘆的說：「他拐騙我的財產，害得我無家可歸，我可以原諒他，因為他畢竟是我的叔叔。但如今他犯了國法，我又能如何呢？大哥，你就公事公辦，依法處置吧！」

在淡水住了幾天，玉郎即赴彰化上任。鹿港鄉親們聞知新任巡檢乃是德順與失蹤多年的少東，爭相走告，傳為奇談。玉郎又藉回鄉掃墓之便，大筵鄉里。族長告訴玉郎道：「當初你府上的財產，大部份被你不成材的叔叔施文立質押與別人，只要你願意是可以贖回來的。」

三年任滿，官聲頗佳，又有副將奧援，玉郎調升廣東順德縣。但玉郎無意仕途，於贖回先人的財產後，辭官退隱，成為彰化極有財勢的鄉紳。